



# 住在隔壁的女人

□雪樱

“神兽”复学的通知下发后,大院里的孩子们沸腾了,就像过了个漫长的冬天,刚出笼有浑身使不完的劲儿。我住的楼里有三个孩子,上二年级的童童,每天中午下了网课,就能听到他拎着小桶踢踏踢踏的下楼声,是去小区门口的水站打纯净水。他哼唱着“你笑起来真好看”的曲调,顺手把楼道里的窗户全部打开,“咣当”一声,再“咣当”一声,回来后蹦蹦跳跳再去打一趟水。我家隔壁住着一对兄妹,哥哥上三年级,妹妹在幼儿园大班。他们从别处搬来租房一年多了,家里做小买卖,平日里老家亲戚也常来,加上俩兄妹,四五个孩子叽叽喳喳嚷个不停,就像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游乐园。

我要说的是这对兄妹的妈妈。她挑染着黄头发,脚蹬漆皮高跟鞋,穿着打扮很跟潮流。然而,她一张口说话,瞬间就像回到偏僻的乡下,满口浓重的方言。而且她嗓音沙哑,喉咙里仿佛有个小木塞,说起话来就像拉胡弦。每天下午接两个孩子放学回来,她嘶哑的吼叫声便一波又一波穿墙而过。从下午

到深夜,这样的“冲击波”不时地穿墙发射过来。我断断续续听得明白,哥哥不好好写作业,一会儿上厕所,一会儿吃东西,女人一顿怒吼,如山洪暴发;妹妹捣乱还不嫌事大,说哥哥欺负她,还“举报”哥哥玩手机……男人在店里忙到凌晨才回来。直到我深夜关掉电脑,这家人的“战斗”还未收场。

起初,我很同情这个女人,俩娃都不是省油的灯,当他们的妈妈不容易。妹妹人小鬼大,伶牙俐齿,一言不合就和哥哥闹得天翻地覆。哥哥性格内向,比较贪玩,对爱黏人的妹妹经常搞怪。但他见到邻居很有礼貌,周一早上出门,碰见他去上学,时间晚了,还主动让我先走。好几次周末,我遇见他下楼倒垃圾,每回都是一大塑料袋欲要撑破的样子,他根本拎不动,几乎是努着全身的劲儿沿着楼梯拖拽,眼睛眉毛挤到一起,发出“嘿哟嘿哟”的声音。还有一次,塑料袋子破了个洞,瓜皮果蒂、生活垃圾在楼梯上滚落一地,污水弄脏了他的裤脚。他倒完垃圾回来,进屋摸出一把扫帚,唰唰唰地清扫起来。

很多时候,成人还不如一个孩子。这个初夏发生的一件事,让我对隔壁的女人不再同情。女人家里就像流水客栈,人来人往,喧喧嚷嚷。那天晚上,她家厕所的下水道堵了,用破脸盆掏出一堆污泥和秽物,恶臭冲天。大家都以为她会尽快处理掉,可第二天、第三天,脸盆在楼道里岿然不动。很多人上上下下,走到这里都不约而同地捂鼻快走几步。那天正是高温天,楼道里臭味熏天,招来许多蚊虫,有人把楼道所有窗户都打开,也无济于事。我母亲看不下去了,不顾腰疼,一瘸一拐地端着脸盆下楼,想办法处理掉了。下午,女人回来,照例掏钥匙开门,若无其事,一切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

第二天,女人门口又多了一大堆垃圾,流淌出暗红色的污水,让人避而远之。我不禁想起作家简媾曾教育儿子,要趁早学会独立自主,做一个能自我照顾也能照顾他人的人。她说,“爸妈只是协助你成长的人,而且协助的范围会随着你的年龄增加而减少,你的人生必须靠自己开垦,不能靠我们

保护。若我们一直呵护你,便是剥夺你为人生奋发的机会,等同于断你的手脚。”当年,简媾给五年级小学生的三样“见面礼”,分别是:书与笔记本;一双运动鞋;扫把与抹布。她最看重的就是“扫把与抹布”,“现代小孩,不欠书读,欠缺劳动习惯,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。”她是从宜兰乡野的苦日子里走过来的,视劳动为精神历练,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。而住在我隔壁的女人,同样身为母亲,难道不懂得劳动与分数同等重要吗?清清爽爽的生活环境,于自己是习惯,于邻居是馈赠,她却做不到。在她心中,似乎唯有追赶孩子写作业最为重要。

由隔壁的女人,我又联想到《红楼梦》里的赵姨娘,她恃强凌弱,给探春丢份儿,探春却暗地里为她做了很多牺牲。然而,赵姨娘令人憎恶的同时也让人同情。当她得知自己的兄弟死了只给二十两银子的丧葬费,而袭人母亲去世时得到四十两银子的丧葬费,她气得问道:“如今你舅舅死了,你多给二三十两银子,难道太太就不依你?分明太太是好太太,都是

你们尖酸刻薄,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。”明明遭到不公平对待,恨王夫人恨得咬牙切齿,却又对王夫人唯唯诺诺,不敢说一句不敬之语。她骨子里的自我轻贱,着实叫人心生悲悯。还有一处细节,当病中的王熙凤听说赵姨娘在探春这里闹事,打发平儿来看看怎么回事,这时赵姨娘瞬间变成老好人的面孔,“忽听有人说,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,赵姨娘听说,方把口止住。只见平儿进来,赵姨娘忙赔笑让坐,又忙问,‘你奶奶好些?我正要瞧去,就只得空儿。’”赵姨娘的讨好举动,让人既心疼又心酸。这正是人性的卑微——所谓“卑”,是指在卑微境遇中看不到悲,也就是看不到因果轮回。反过来再打量隔壁的女人,她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到身边的两个孩子,这才是最让人同情的地方。因而,我再次对她产生同情,亦是看到自身的局限和无奈。

蒋勋先生说过,“你所有的福气,全来自对人的不忍和悲悯。”与这个女人比邻而居,我对此才有了深一层的理解。



□李晓

## 母亲在倚门而望

我和母亲住在同一座城里,我的住所和母亲所住的老街相隔只有步行半小时的路程。由于自己是一个不能完全摆脱社交应酬症的人,我错过了母亲在阳台上的多少次张望。

我常安慰自己,母亲才70多岁,在那里呢。一旦我想吃母亲做的饭菜了,顺手就给她打个电话:“妈,把肉炖上,我明天回来吃。”母亲还顽固地保存着一个蜂窝煤炉子,好比她收藏着乡下的镰刀。用蜂窝煤炉子炖汤,咕嘟咕嘟响,像母亲等待儿子回家的心跳。父亲比她大整整8岁,一天一天老去了。母亲70岁那年对我说过一句话:儿啊,我的命,就是为你和你爸活的。

那天,我给母亲打电话说,把肉炖上吧,明天一定回家。那天半夜,门喋喋喋喋响,母亲赶紧起床开门,以为是我敲门,她知道我有夜游的习惯。结果是一只绿眼睛的凄凉孤独的流浪猫在用爪子叩门,母亲把流浪猫一把搂在了怀里。后半夜,母亲就睡不着了,她老以为我会随流浪猫的脚步前来敲门。结果第二天,我和肖老三相约去吃火锅了。肖老三也是搞写作的,他朗诵起一首他刚为母亲写的诗,我们都感动得眼眶湿润了。

等我醉醺醺地回家,才发现发现,我又对母亲失约了。为什么我们这些人,在文字里对亲人那么深情的样子,而在现实活里,却常常是漫不经心地对待?前不久,我回母亲那里去拿一

张老照片。母亲拿出老照片,指着我的一张照片说,你8岁那年,有次我到县城走亲戚,把你托付在邻居王大婶家,结果你晚上尿床,把大婶家的新棉絮也尿湿了,大婶抱出来晒,又被人偷走了,我还欠大婶家一床棉絮呢。母亲的脸色有一点忧郁。我说,过几天,我回乡下去看王大婶。母亲说,不用了,王大婶前年就走了。

母亲一抬头,揉揉眼睛。一瞬间,我在她下巴上发现了一颗痣。这居然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下巴上的痣,我一时竟惊呆了。父亲告诉我,母亲那颗痣,是从娘胎里带来的。原来,我们生命中最亲的人,有时候我们却对他们轻易地忽略冷落了,总以为时间还大把大把地攥在手里,好比客气地与人大打招呼,哪天一起吃个饭,结果春种后秋收了,那顿饭还没有如约而至。这些最亲的人,他们牵挂着你的安危冷暖,很少肉麻的表白。在他们默默衰老的时光中,在这个严重依赖网络社交平台的时代,我们整天窥探着他人的生活,也被他人所窥探,相互在微信里顺手来一个轻飘飘的点赞,却往往淡漠了亲人们在倚门而望的等待中不断憔悴的心,在凝望中渐渐暗淡失落的寂寞目光。

真的要趁早了,趁天色还没完全暗下去,好好凝望一下亲人们,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心房里,流淌在血液中,相守在灯火暖暖的小屋里。

□丹萍

## 所谓原则

刚刚有闺蜜向我哭诉了半天和娃的斗争。我也陪着着急,同时想起一件事情。我的娃现在读高三。他初中二年级的家长会,我印象特别深。老师让孩子给家长写一封信,在家长会上播放。孩子们写的几乎都是让家长不要太啰嗦,让家长不要玩手机,让家长不要对他们的生活干涉太多之类的。可把家长们气坏了。我们是玩手机吗?我们那是在处理工作啊。我们很啰嗦吗?我们已经尽量少管他了啊。但很多时候是不管不行啊,考上高中怎么办,他自己能负责吗?

因为孩子都不在,老师只是用PPT播放孩子的信的影印版,家长们也猜不出哪封信是自己的娃写的,百口莫辩,恨得牙关紧咬。

老师说,大家别着急,初中的孩子确实比较难管,也不易沟通,你们尽量离孩子远点儿,给他们一点空间。他还说,孩子成长有规律,到了高三,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就会非常好,尤其是和妈妈,会很亲近。很多届学生都是这样的。

一眨眼高三就到了,我发现老师说的是对的。比如说,娃住校,周五才能回家,有次周五他从学校回来,我煎了牛排等他吃晚饭,可他说要在外面吃过饭再回家。当然我可以说不行,拖着从学校拿回来的行李,怎么也应该先送回家啊。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不行,他就把电话挂断了。没办法,我只好自己把昂贵的牛排吃了,食材很贵不说,自己的卡路里还超标,双重心痛。

结果到了晚上10点,我出去参加聚会都已经结束

回到家了,娃还没回来。我还以为推开门,可以看到儿子挑灯苦读的样子呢。这不好好收拾一下是不行了。首先是不理解父母的苦心,不回来共度周末。其次是不考虑作为高三学生的重任,这么晚了还在外面玩,作为一个高三生,难道还有什么周末不周末的吗?

过了一会儿,娃拖着皮箱、背着书包回来了。我强作镇静,准备说几句简单的开场白后,就在长桌后面一坐,惊堂木一拍,正色道:“你过来一下,妈妈有几句话要和你说。”我刚在长桌后坐下,娃一个箭步冲上来说,“妈妈,我买了奶茶,我们一人一杯,你先选吧。你要哪个口味啊?”我一看,奶茶低糖去冰多果肉,正合我意。好开心啊,我也是有人给买奶茶的人了,我还能说什么呢?晚回来就晚回来呗,谁还没年轻过呢?

每次我们吃东西的时候,狗狗佐罗都端坐在一边,头一直伸着,眼睛看着我们。如果我们不看它,它就用鼻子拱我们的手臂,提醒我们给它吃一点儿。每到这时候,我都严肃地提醒大家,不要喂人的食物给佐罗,对它的健康不好。喂人的食物给它就是谋杀。佐罗非常聪明,它一般是每个人都拱一下,最后没有人给它,它就又重新回到我这里,拱我的手,显然认同我是家里的绝对权威。往往我最后都会给它吃一点什么。喝完奶茶,我撕开盖子,把里面的果肉捡出来给佐罗吃了。因为狗的小眼神实在是太诚恳了。

娃说,“你说不要喂狗吃人的东西,为什么你每

次都喂?”

我说,“这些东西是健康的,只有我才能掌握原则,知道什么该给、什么不该给啊。”

有一次朋友湖水说,你吃的东西很多都是没油没盐的,给狗吃怎么了呢?我小声说,怕它养成坏习惯啊。湖水说,扯什么扯?一条狗,又不去工作,又不去上大学,习惯坏就坏点儿,有什么所谓呢?我想想也是啊。我们这些当妈的,经常是很没原则的。有时候自己最在乎的,还是自己作为绝对权威的优越感吧。

所以我经常和闺蜜们讲,不要为了孩子的事情生气。娃买了包零食,你觉得他乱花钱;可你给娃买几百元的衣服,却觉得很划算。娃写作业的时候玩一会儿手机,你觉得浪费了时间;但带着娃出去旅游,不惜和学校请假,你又觉得没什么。

大部分妈妈,包括我自己,都是糊里糊涂的。所谓的原则,都是自己的感觉吧。如果自己还没把道理搞懂,没把自己坏情绪的点在哪儿搞懂,就不要去无端端地吼娃了。往大里说,也是霸凌;往小里说,吼娃的效果虽然有,但比起两人之间感情的磨损、孩子的困惑,可能那点效果都微不足道了。

我不是教育专家,我就想提醒大家一下,好像到了高三,娃的斗争经验更丰富了,和中年妇女相处的技术更娴熟了一些,不会轻易把妈妈惹毛,遇到事情往往相逢一笑泯恩仇,大家的关系会好很多。如果你的娃还小,这一天还是很值得期待的,加油吧。

【世相】

【浮生】